

橘



00后作者专版



责编/范亚湘 美编/吴志立 校对/李乐

我是一片瓷

皮裕景 2005 年出生

我，是一片沉睡的瓷
从唐代的窑火里走来
饮湘江清浪，也听古渡长风

曾随商船，远赴天涯四方
也埋泥土，蛰伏岁月悠长
我以为时光会就此静止
直到一双手，轻轻将我捧起

抬眼望去，青山静静，江水清清
白鹭掠过水面
草木守护着寻常人家

耳畔传来老巷的笑语
地铁穿梭城乡
寻常日子愈加明亮

清风漫卷草木清香
人间烟火漾着细碎温暖
千年窑火灼灼不息，
永续旧日荣光
我是一片小小的瓷，
历过千年风霜
见证一座城的成长与向往

我是一片瓷，有幸在望城醒来

诗三首

唐海婷 2008 年出生

日
白天围着你打转
长夜，困住我的梦
一堵矮墙横在路中
想跨，跨不通
偏偏一念想起你
沉沉梦里，漫起一道虹

雨
漫天光影晃着双眼
你就静静地站在雨里
张开手接住落下来的雨丝
好像这一刻，才触得到真实
风卷着枯叶飘来飘去
那些没说出口的话
早就在寂静里碎了
绵长的调子一直响着
你的心浸在冷雨里
微微发颤，找不到去处。

梦
我到底，能不能从梦里醒过来
有人生着羽翼，自在飞向远空
连本该循规蹈矩的机器，
也为琐事焦灼不安
阿尔卑斯的风，
混着远方高地的清寒
鸡鸣和犬吠搅乱了天地
人与牛马对峙，世界乱了模样
原来啊，我还沉浸在这场梦里

梦中人

黄茜 2007 年出生

吴黎第一次察觉自己渐渐分不清梦境与现实，是在一个周三的清晨。她清晰记得自己关掉闹钟、洗漱更衣、推门出门，挤上地铁赶到公司，抬手点开电脑。可下一瞬，她骤然从床上惊坐而起，床头闹钟赫然显示七点四十五分。

“原来是梦。”她暗自松了口气。可这天的上班路，似乎处处透着一些诡异。地铁里的乘客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她，一道道视线整齐划一，仿佛事先排练过一般。她慌忙低头检查周身衣着，并无任何不妥。直到目光落在胸前工牌上，瞳孔猛地一缩——上面印的并非“吴黎”，而是吴黎·贰。

她只当是眼花，用力揉了揉双眼再看，工牌上又只剩简简单单的“吴黎”二字。“是幻觉罢了。”她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。近一个月项目繁重，她每日睡眠不足四小时，想来是疲惫的大脑在作祟。

可真正让她心底生出不安的，是那个身着红裙的女孩。

两人初次相遇，是在公司茶水间。女孩背对着她，乌黑长发垂至腰际，一身红裙浓烈如凝固的血色。吴黎轻声道了句“你好”，对方却始终没有回头，径直迈步，缓缓融入了身后的墙壁。

没错，她就那样走进了墙壁。吴黎僵在原地，手中的咖啡杯微微晃动。她暗忖，自己怕是真的精神失常了。可她依旧强作镇定走向工位，点开文档，一字一句写下：我需要去看心理医生。

谁料第二天，那个红裙女孩竟出现在了她的家中。

凌晨三点，细碎的脚步声将吴黎从睡梦中惊醒。她睁开眼，只见一道红色身影立在



清风拂过锦江，榴花灼灼映岸，艾蒲漫漫溢香。

龙舟自万顷碧波间破浪而来，逆水冲滩，桨声铿锵有力，尽显锦江儿女融入骨血的霸蛮风骨。而比龙舟竞渡更动人心弦的，是江岸那一抹飞扬的红绸——外嫁女为娘家龙舟“上红”，一袭红绸牵起半生惦念，藏着锦江两岸最质朴的情义，也系着万千游子最深沉的乡愁。

锦江龙舟的魂，在于逆流而上。锦江水流湍急，滩险浪洶，当地竞渡自古从不顺流取巧，执意逆水行舟，一桨一桨奋力与激流相搏。这是湖南人“吃得苦、霸得蛮”的精神底色，也是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最鲜活的诠释。往昔端午，各村龙舟远赴他乡参赛，百里水路全凭人力前行。健儿们劈波斩浪，常常粮草耗尽、身心俱疲，却始终不肯低头示弱，只昂首立于船头，高声报出故里村名。那一声粗粝又滚烫的乡音，穿透滔滔江水，是一身傲骨，更是游子心底盼归的讯号。

这声熟悉的乡音，牵动着外嫁女心底最柔软的情思。

女子年少辞别锦江两岸，远嫁他乡，在异地烟火中安家度日。山水阻隔，归途漫漫。每至端午，旁人皆沉醉于龙舟竞渡的热闹，她们心中翻涌的，却是无处安放故土思念。岁月雕琢了容颜，改变了口音与生活轨迹，却始终磨不灭血脉深处的故土根脉。

“上红”这一习俗，缘起于百年前一场知恩念根的相逢。相传古时，一支锦江龙舟队逆水行舟百里前去参赛，途中粮尽人疲，又不愿打扰外乡邻里，便在船头高声呼喊村名。岸边远嫁的麻阳女子听闻熟悉乡音，当即泪湿眼眸。她们匆匆归家，捧出自家腊肉、糍粑与凉茶，慰劳一路破

浪奔波的娘家父兄。临行之际，纷纷解下头上红头巾，轻柔系于龙头之上，祈愿舟行安稳、人皆顺遂。红巾映照碧水，情意亦诚又温婉。这一次深情相赠，化作延续百年的约定，也成为麻阳独树一帜的民俗印记。自此岁岁端午，无需相约，外嫁女们总会自发伫立江岸。她们备好家乡风味，精心裁制红绸，静静等候娘家龙舟破浪而至。龙舟靠近，红绸迎风起舞，众人将红绸系于龙头，披挂躬身，躬身诚心祈福。一句“娘家人”，诉尽半生牵挂；一份家乡味，温暖漫漫征程。舟上健儿挥桨疾驰，是热血担当；江岸女子静静守望，是柔情绵长。一刚一柔，一舟一绸，勾勒出湖湘大地最动人的乡土画卷。

这一抹红绸，绝非简单的民俗符号，更是湖湘文化的深情凝练。湖南人之勇，是男儿逆水搏浪、百折不挠的坚韧；湖南人之诚，是女子饮水思源、不忘根本的赤诚。红绸虽轻薄，却能绾住锦江风月，承载千年乡愁；“上红”虽是小事，却尽显湖湘儿女知恩图报、心系故土的本心。那一抹红绸，亦是游子乡愁最真切的寄托。江声浩荡，龙舟往来，百年岁月倏然而逝。时代不断变迁，水路变通途，通信亦愈加便捷，可锦江外嫁女为龙舟“上红”的习俗，从未褪色。红头巾换成了精美红绸，血脉相连的亲情始终如一；行路不再艰险，难忘故土的赤诚分毫未减。龙舟破浪前行，红绸迎风舒展，桨声与祝福相融，乡愁与信仰交织。这一抹明艳的锦江红，是湖湘文脉的温柔延续，是乡土情义的鲜活见证，更是万千游子跨越山海、永不落幕的故土深情。

杨杉供图

我是一只毛毛虫，一只平凡到近乎透明的毛毛虫。和无数同类一样，我终日在覆着新绿的泥土间缓缓爬行，偶与同伴相逢，也只是擦肩而过的浅缘。我常对着流云旷野发呆，在独来独往的清闲里，悄悄叩问自己的来处与归途。

那日晨光照暖，我蜷在叶片铺就的软榻上晒太阳。一只灰绿色的小鸟盘旋而至，落在不远处，犹豫许久才开口：“你整日都守在这里吗？”我懒懒应了一声：“嗯。”“难怪每次飞过，都见你停在原地。你就不想出去走走吗？或许你走不远，但外面的世界，总比这里宽广……”它连珠般的发问，我竟一时不知如何回应。它终是轻轻叹一句“毛毛虫，见识太短了”，便振翅飞入蓝天，只留一道利落的背影。

我望着那抹渐远的灰绿，心底漫开一缕怅然。是啊，它本是属于蓝天的飞鸟，而我，又该归向何处？难道就困在这片生我养我的泥土里，终老一生吗？那些藏在心底的迷茫，在这一刻忽然有了清晰的方向——我不属于这里。

日子如涓涓细流，平淡却也安稳。暖光裹身，虫鸣清越，这般安逸本也无可挑剔。可我竟在梦里看见，自己慢慢老去，身躯枯朽，与泥土融为一体，生于斯，归于斯，再无其他痕迹。惊梦而醒，冷汗涔涔，满心都是对庸常结局的恐惧。

于是我缓缓动身，踏上林间小径。晨露凝在叶尖，摇摇欲坠；雷雨初歇，泥土里生出嫩脆的地耳；午后桑葚落满小径，甜香漫溢。月色披身，清风拂面，夜色温柔，步步皆景。这一路，不问终点，随遇而安，目之所及，皆是未曾见过的美好。

一只淡黄色的蝴蝶翩跹而至，薄翅在花间盘旋，与繁花相映成画。它轻轻落下，用翅尖温柔触碰饱满的花瓣，姿态优雅，美得惊心动魄。我痴痴凝望，心底翻涌着难以言说的雀跃，又藏着一丝浅浅的自卑。这震撼，远胜过从前栖息过的最柔软绿叶、偶遇过的孤朵红花，甚至胜过饱食后的满足。原来世间有这般优雅，叫翩然临风；有这般美丽，叫千姿百态。而我，才只窥见这美好的冰山一角。

短暂的失落很快被欢喜淹没，我由衷赞叹：“你是我见过最美的蝴蝶！”淡黄色蝴蝶轻笑着回应：“谢谢你，可爱的毛毛虫。你一定很坚强，敢独自奔赴远方。你要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你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光芒与美丽。”

从未有人这般肯定我，这般毫不吝啬地告诉我“你很好”。我平凡、怯懦，爬行缓慢，却第一次觉得，自己也值得被期待。蝴蝶翩然飞向远方，而我的心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当黎明的光穿过叶隙，洒在我身上，我知道，新的征程已然开始。我想看遍山河万里，想以微薄之力，温暖同行的生命。

迷惘的日子悄然流逝，我静静等待，也默默沉淀。时光走过春暖，穿过秋风，我竟奇迹般熬过了漫天大雪。看着雪花纷纷扬扬坠落大地，我忽然懂了：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，我们无法全部看见；但只要拼尽全力奔赴过，结果如何，早已不再重要，沿途的风景，早已胜过一切。

后来，我遇见一只受伤的蚂蚁，它虚弱地蜷缩在泥土里。我用清露为它擦拭伤口，用柔软的棉絮为它止血，轻声鼓励它：“你很坚强，要相信自己。熬过磨难，自有繁花盛开，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美丽。”

这场旅程里，我遇见无数可爱的生灵，见识万千奇异的风景。关于“何去何从”的答案，也终于清晰：去的是开满鲜花的远方，守的是心底澄澈的正道，以梦为马，不负此生。

再后来，我吐丝作茧，将自己紧紧包裹，在黑暗里默默积蓄力量。终于，破茧而出——我化作了一只蝴蝶，翅间染着温柔的色彩，能飞向蓝天，能亲吻繁花。我终于明白，那只淡黄色蝴蝶的话语从不是安慰，每一只不甘平庸、勇敢前行的毛毛虫，都终将破茧成蝶，活成自己最向往的模样。

我带着最初的赤诚，飞过山川湖海，将希望的种子撒向大地。风过之处，花开遍野，山河烂漫，生生不息。



院里的那棵老树

龙榕熠 2006 年出生

我与老树的故事，也如时光一般，清晰又绵长。

初见它的那个午后，烈日炙烤着大地。我蹲在地上百无聊赖，捏着小木棍在地面胡乱戳划，脸颊被晒得通红，望着远处伙伴嬉笑打闹，终究不敢上前。阵阵蝉鸣划破午后的静谧，我抬眼望去，一片浓密绿荫猝然闯入视线——我竟从未发觉，院落里藏着这样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。

我细细打量着它，心底总觉得这棵树藏着数不尽的秘密，满心想要与它成为挚友。从那时起，我的童年便与这棵老树紧紧相依，再也无法分割。

盛夏酷暑难当，而老树总能为我撑起一片清凉。我渐渐不再羡慕嬉戏的同伴，只愿静静陪在老树身旁，共赏一轮圆月，静看晚霞染遍天际。它仿佛最懂我的心绪，夏夜屋内闷热难耐，我常常爬上树干，倚着粗壮的枝干沉入甜美的梦乡。晚风穿林而过，携着清浅草木香，枝叶沙沙轻响，便是它温柔唤我归家的私语。

我总爱为我的小天地招揽“新朋友”。捡来枝干，铺上软草，在树杈间搭起小小的窝，再挂上一块木牌，写上“新朋友的家”。我日满怀期待奔赴树下，执著又欢喜。那时的我以为，这棵树会永远挺拔伫立，不会老去，更不会离我而去。

我总把满心欢喜与琐碎心事尽数说与老树听。望着天边绚烂的火烧云，我对它轻声絮语；我放声歌唱，枝叶沙沙便是它的伴奏。夕阳西下，小小的人影与苍劲老树相依而立，定格成一幅温柔的画卷。我所热爱、所期盼的一切，似乎都与它息息相关。至今仍记得，每次换上新衣裳，我都会兴冲冲跑到树下分享喜悦。夕阳柔光落在我与老树身上，我笑得开怀，却在不经意间发现，它的枝干，已然悄悄弯了几分。

后来到了求学的年纪，我不得不与老树别离，相见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思念却一日浓过一日。

山里山外

张颖 2006 年出生

远远青山，晨雾漫漫。扎着两个小辮的伢仔坐在河边的小板凳上，歪着头，望着远山，默默出神。

“伢仔，吃饭咯。”河岸边的泥路上走来一位体态微胖的奶奶，背上挎着竹篾箩筐，筐沿探出几枝野苋菜，叶尖的露水簌簌落在她的蓝布衫上。暖阳缓缓洒落，将她的影子拉得悠长，与筐里圆滚滚的南瓜、紫润的茄子依偎在一处。伢仔猛地站起身，小板凳在河滩划出一阵轻响。她跑得急切，布鞋陷进淤泥里，索性赤着双脚前行，泥点溅在她白暂的小腿上。

一胖一瘦两个小小身影，踏在湿润的乡间泥路上，缓缓往山里的家走。

伢仔踮起脚尖探向箩筐，指尖轻轻碰了碰蔫软的茄子：“奶奶，中午吃什么呀？”

“奶奶，我和毛毛想去河边玩一会儿。”伢仔指尖轻轻抠着木门框。

“天已经黑了，路上不安全。”奶奶眼中满是担忧。

“我们就玩一小会儿，很快就回来。”伢仔小声嘟囔着。

“那路上千万小心些。”

伢仔和毛毛一溜烟跑出家

门，小心翼翼踩着泥路，不多时便来到河边。浅浅的河水间，紫薯的碧叶亭亭而立，晚风拂过，叶片轻轻摇曳，像是在挥手致意。

“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要修一条大路。”毛毛忽然开口，捡起石子掷向远方的山峦，“路一直通到山外，这样你妈妈就能坐车，轻轻松松回家了。”

两个孩子俯身望着成片的紫薯叶，晚风掠过枝叶，二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畅想着通往山外的长路，盼着深山里的心声，能被远方听见。他们对着连绵远山，高声呼喊。谁也没曾想到，昔日沉寂的村庄，后来迎来了崭新的光景。清晨的薄雾里，推土机的轰鸣声骤然响起，坑洼的泥道化作宽阔平坦的柏油路，如一条墨色长龙，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。路一通，曾经冷清的小村庄，渐渐有了人气。

村落愈加热闹，伢仔家的老屋依旧静穆伫立，守着一方故土。

伢仔已然长大，正在渴望着山外的生活……

我是一只毛毛虫

张沐阳 2007 年出生



“先让我进去嘛。”
“快进来吧。”
伢仔朝着里屋喊了一声：“爷爷奶奶，是毛毛来玩啦。”
伢仔已经长大，正在渴望着山外的生活……